

冷战的核暴力与终结话语

——以西尔科的小说《典仪》为例

李雪梅

DOI: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15.02.002

内容提要:对核殖民和核暴力的持久关注是美国印第安女作家西尔科小说中反冷战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典仪》中,西尔科用凝重而深邃的现实主义笔触详述冷战的核暴力和终结话语对印第安人的戕害,体现了作家对战争创伤的诘问,对环境污染的反思,对印第安退伍军人归家的两难境遇的抗争,在充满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的爱的字里行间,充盈着作家对当今世界核威胁下的人类生存状况的忧思。

关键词:莱斯利·马蒙·西尔科 《典仪》 冷战 核暴力 终结话语

作者简介:李雪梅,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生,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本论文是2013年教育部项目(13YJC752012),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九届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201409039)和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2014XJYB0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Against Nuclear Violence and Termination Discourse: Leslie Marmon Silko's *Anti-Cold War Ceremony*

ABSTRACT: Native American novelist Leslie Marmon Silko has potently addressed nuclear violence and termination discourse to fight against Cold War ideology. In her novel *Ceremony*, through solemn yet profound realism, Silko elaborates on how nuclear violence and the Cold War victimize Native Americans. The work probes into wartime trauma, reflects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reveals the homecoming dilemma Native American veterans are faced with. Encoding her humanistic concern between the lines, Silko contemplates through this novel the existential condition of human beings in a

nuclear-shadowed contemporary world.

Keywords: Leslie Marmon Silko, *Ceremony*, Cold War, nuclear violence, termination discourse

Author: Li Xuemei <xiaoqiaolee@163.com> is a Ph.D. candidate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83) and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China (116044). She specializ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1977年,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凭借长篇小说《典仪》(*Ceremony*)一举成名,与莫马迪(N. Scott Momaday)、杰拉德·维兹诺(Gerald Vizenor)、詹姆斯·韦尔奇(James Welch)并称为“印第安文学四大家”,成为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的领军人物。该书出版当年就获得“纽约书评奖”,奠定了她在美国本土裔文学史上的地位(Ruppert 1)。小说出版后,获得了评论家的热议。蕾切尔·斯坦恩(Rachel Stein)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强调了印第安人的口述故事和部落神话对于“重构欧洲人征服美洲大陆历史的重要性”(193)。罗伯特·M·纳尔逊(Robert M. Nelson)着眼于小说中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心的布普洛,探讨了地理景观的治愈力量和生命潜力(39)。著名印第安文学评论家杰斯·韦弗(Jace Weaver)指出西尔科采用反种族主义叙事来唤起西方主流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关注(52)。国内评论界对西尔科的研究并不多见,秦苏珏从深层生态学的角度考量了《典仪》的生态整体观(112);郭颖和王建平从印第安文化身份重构的方面解读了《典仪》(86),张慧荣对该作品进行了创伤解读(145);康文凯用文化比较法分析了不适宜运用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西尔科作品的原因,指出了美国土著女性特征不是男权社会中所定义的女性特征,而是广义上的人性特征,具有广泛的包容性(84)。综合国内外研究可以看出,西尔科小说中所蕴含的反冷战思想,尤其是对核暴力的控诉鲜有人关注。在《典仪》中,西尔科追踪了主人公塔尤的自我救赎的历程,记录下封闭的印第安部落遭遇冷战的核暴力和终结政策冲击下的时代变迁。然而,《典仪》中并没有弘扬宏大的美国战后主流历史叙事,而是以一个印第安退伍军人的视角,管窥二战胜利、东西方冷战、核军备竞赛这些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史实,并悉数印第安人饱受战争创伤、环境污染以及战后人性扭曲的每况愈下的人生际遇。

本文主要关注西尔科的小说《典仪》中所呈现的核殖民、核暴力等反冷战意识形态话语,揭露冷战的核暴力和终结话语对印第安人的戕害,展现了作家对战争创伤的诘问,对环境污染的反思,对印第安退伍军人归家的两难境遇的抗争,并藉此表达了作家对当今世界核威胁下的人类生存境遇的担忧和对人类社会未来的终极关怀,从而使小说对冷战核暴力和终结话语的质询和抗争具有了明确的历史维度和普世性意义。

一、二战的核梦魇和战争创伤

战争给塔尤带来的梦魇几乎凝缩了美国二战胜利后退伍军人普遍遭遇的心理创伤。如果说塔尤的治愈历程是自我救赎和自我实现的旅程,那么只有经历了这个痛苦不堪的重生之旅,塔尤才能真正理解西尔科所说的“共同真理”(Silko, *Yellow Woman* 32),他的治愈之旅才算真正结束。这个“共同真理”告诉人们,二战虽然结束了,但是核殖民主义和核霸权主义依旧存

在,它们无时无刻不威胁着人类的安全(*Yellow Woman* 32)。塔尤的故乡生产的原子弹摧毁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预示着全球冷战,即“确保相互毁灭”的新时代的到来。在《典仪》的开篇,难以愈合的战争创伤在塔尤身上一览无余。当塔尤从二战的太平洋前线归来时,他一直无法摆脱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带来的梦魇。每天塔尤在各种“声音”的纠缠中入眠,“今晚歌声最先到来,一个男人在吱吱作响的铁床上唱着西班牙情歌,他一遍又一遍地吟唱着‘和我在一起’,旋律熟悉而单调。有时候,日本人的声音先到来,声音愤懑而响亮,迫使情歌的声音慢慢隐去。后来在梦里他听到了声音发生了变化,……声音也变成了拉古纳的声音了”(5—6)。塔尤极度渴望获得“某种物什”来帮助他解释日本人的声音和印第安人的声音在梦中交替出现的原因。可是,事与愿违,他从战场上归来后,患上了失语症。白人医生想尽办法让他开口说话,结果都徒劳而返(31)。他根本无法和白人医生交流,“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嘴,不经意间碰到了自己的舌头;舌头干燥而呆板,如食草动物的尸体一般”(15)。可怕的战争经历使他瞬间失语。精神病学家贝塞尔·范·德·科耳克(Bessel Van der Kolk)指出,“当人们受到创伤,或者说,遭遇了超越普通人所能承受的可怕事件,他们就会经历一种‘无言的恐惧’。这种体验无法用语言来表述”(172)。战争的创伤使塔尤内心充斥着强烈的疏离感,并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他甚至感觉自己是一个隐形人,“很长时间他觉得自己是一股白烟。直到他离开医院那一刻,他才意识到白烟本身并没有意识”(Ceremony 14)。茱蒂斯·赫尔门(Judith Herman)曾说过:“受到创伤的人感觉自己完全被抛弃了,极度孤独,被弃绝于那些人们赖以生存的,并为人们提供保护和关爱的人类组织或者神职系统之外……因此,到处充斥着一种疏离感、断裂感(52)。战争的梦魇在塔尤战后的生活中如影随形,给他营造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幻灭与虚无。

追根溯源,塔尤的这种疏离感和虚无感源于战争中他经历的一个典型的创伤性事件。在“某个无名的太平洋岛屿”的丛林里,塔尤被下令处死一队日本战俘。

战俘们在山洞前并排站着,手放在脑后。可是塔尤没有扣动扳机。“发烧使他浑身颤抖,汗水刺痛了他的双眼,他无法看清眼前的一切;就在那一刹那,他看见约西亚正站在那里,因背对着太阳而面色黯淡;他眯着眼睛,仿佛要对塔尤微笑。塔尤站在那里,身体僵硬伴着恶心,当他们向日本兵开枪的时候,他看见他的舅舅倒下了,他知道那是约西亚;甚至在洛基晃动他的肩膀,要他停止哭泣的时候,他仍然相信约西亚就躺在那里。(Ceremony 7—8)

父亲缺失,塔尤一直把约西亚舅舅当作代理父亲,二人感情深厚。战争的创伤已经使塔尤分不清梦魇和现实的界限,他始终坚信他们杀的人“就是约西亚”。正如大卫·贝克尔(David Becker)所说,“创伤个体在经历了战争、奴隶制和性侵等灾难事件之后,常常面临‘认知混乱’的危机”(105)。为了唤醒塔尤失去的意识,洛基试图让塔尤看清死者的面容,朝他喊道,“塔尤,这是日本人!这是日本军装!”然后他用靴子把尸体翻过来,说,“看,塔尤,看他的脸,”可是就在那时,塔尤开始尖叫,在他眼里那不是日本人,而正是约西亚,他的眼睛已经缩回到头骨里,双眼呆滞,闪烁着黑色的死亡光芒(Ceremony 8)。可是,“创伤使得受害者对自我和现实的认知产生了混乱,并使得他混淆了家庭成员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Herman 51)。塔尤坚信日本兵和他的拉古纳舅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不为人知的联系。

当塔尤亲眼目睹了拉古纳铀矿的核景观之后,他终于弄清了日本人和印第安人、拉古纳保留地和广岛之间的联系,厘清了缠绕他很久的核梦魇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塔尤记得祖母曾经讲过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的白色沙滩上成功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事情:“一道闪光穿过窗户。那么大,那么亮,甚至我的老花眼都能看到它……我想我看见太阳又升起来了,但它又消失了”(Ceremony 245)。塔尤的家距离爆炸原子弹的核试验场仅有三百英里。在赫梅兹山深处,坐落着顶级秘密实验室,往东北走仅一百英里就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四周被高高的电栅栏围绕着,二战期间科学家们在那里研制原子弹。一个月后,8月6日日本广岛遭到原子弹的轰炸,8月9日长崎遭受氢弹的轰炸。在美洲印第安保留地开采铀矿、测试原子弹与日本爆炸原子弹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Cutchins 84)。塔尤把原子弹看作白人原罪的中心意象。由此,“美国印第安人神圣的伊甸园被彻底地摧毁了,人类,无论是受害者还是破坏者,都将面对相同的死亡周期”(Ceremony 246)。太平洋群岛,富含铀矿的拉古纳部落,以及“一万二千英里远的日本城市”都处于这个“死亡之圈”之中(Ceremony 246)。在这个“死亡之圈”中,战争和暴力是贯穿始终的主线。二战结束前夕,日本士兵和美国士兵在太平洋岛屿进行了最后的较量,硫磺岛、塞班岛、天宁岛、菲律宾等许多太平洋岛屿都濒临毁灭的边缘。随后的原子弹轰炸使美国西南部的拉古纳和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都难逃战争因果的惩罚。

核武器带来的伤害没有地理、种族和民族之分,日本人与塔尤的拉古纳家庭成员都是核暴力的受害者。核暴力不仅导致美国拉古纳保留地经济衰退和环境恶化,而且也给太平洋彼岸的日本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塔尤会在日本士兵的脸上看到了约西亚舅舅的影子的缘由。由此可见,核暴力的影响超越了区域性的层面,上升到全球性的概念。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彼此相连的生态之网(286)。因为在全球的生态环境中,不同文化之间彼此相连,作为核暴力的牺牲品,美国的布普洛和日本的广岛与长崎被联系在一起。保拉·艾伦(Paula Gunn Allen)在《圣环》中曾写道,“每个个体都是有生命的整体的一部分……构成整体的每一部分因参与了整体的存在而彼此互相联系”(60)。地球被认为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整体中的个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同文化,不同世界被用扁平的黑线画在精美的细沙上,在药师最后一个典仪的沙画中会聚。从那时起,人类又成为了一个大家庭,破坏者为所有人,所有活着的生命策划的命运使人类空前团结在一起;吞噬了一万二千英里之外的城市人民的死亡之圈使人类联合起来,而受害者将永远不会知道这些台地,也永远不会见到这些夺走了他们生命的色彩细腻的岩石”(Ceremony 246)。

二、冷战的核殖民和环境污染

原子弹是冷战开始的重要标志。在战后的几年里,美国把原子弹视为树立其大国形象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的核垄断和对未来永久的核霸权的梦想,一举造成了原子间谍的恐慌。1949年苏联原子弹研制成功结束了美国核垄断的霸权地位,这一切都有助于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民族想象的重新确立”(Herken 340)。随着冷战时代的到来,西尔科的家园也“和国家安全问题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Yellow Woman 127)。美国印第安人的家园是原子弹的发源地,是冷战起始的地方。西尔科亲眼目睹了冷战对她的故乡拉古纳造成的影响。西尔科在她的散文集《黄女人和精神之美》中,讲述了拉古纳北部的杰克派尔铀矿的历史,并痛斥了铀矿对当地的经济、环境以及土著居民心理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杰克派尔矿是当时最大的露天铀矿,位于新墨西哥州拉古纳保留地帕瓦蒂附近,其最深的矿井深藏在纳瓦霍人和布

普洛人的泰勒圣山之中 (Seyersted 12)。对于拉古纳的人们来说“杰克派尔铀矿象征着冷战永恒的,有毒的遗赠”(Jacobs 41)。

美国政府在拉古纳西南部进行的核原料开发使得白人跨国公司获利颇丰,可是这种巨大利润是建立在对土著居民经济的残酷压榨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之上。地方政府为了一己私利和白人勾结,促使在保留地采矿一事顺利通过,并采取各种措施为白人极力遮掩。“几年前,白人第一次来到赛博丽塔政府赠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说是开采什么矿。他们开着美国政府的汽车,给了土地出让协会五万美元,让当地人对此事三缄其口”(Ceremony 243)。地方政府的保密措施使得开矿一事秘而不宣地进行着,自从核工业和军国主义在布普洛西南部扎根之后,有毒的核废料使得普韦布洛人赖以生存的格兰德河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内华达州地下核试验产生的核废物严重污染了日趋减少的地下饮用水。从废弃矿山泄漏的化学污染物将重金属汞和铅带到了地下含水层和地表河流”(Sacred Water 9)。在《典仪》中,西尔科不遗余力地控诉了核污染对保留地环境造成的巨大的破坏。

那年,云雾状的橘色砂岩台地和峡谷早已干涸;至今为止,新墨西哥州的地方政府拿去了政府赠地的一半,因此造成了当地人没有足够的土地用来养牛,而过度的放牧使得已有的土地沙漠化严重;雨水夹杂着灰色的粘土侵蚀了河谷,只有盐地的灌木丛站稳了脚跟。此时,大部分的牛因为干旱而纷纷死去,矿区方圆一平方英里的土地被戒严了,矿区四周围着高高的铁丝网,上面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写着,禁止任何人入内。(243)

美国政府对贫困的保留地短视而欺骗性的做法不但没有改善土著人的生活,反而加重了对他们的剥削。虽然铀矿曾为拉古纳带来短暂的利润,但美国印第安人所面临的处境与第三世界国家堪有一比。“美国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和第三世界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相差无几。在那里,婴儿死亡率最高、人均寿命最短、营养不良发生率最高、死亡率最高、失业率最高、人均收入最低、疾病尤其是瘟疫的传染率最高、正规教育程度最低(LaDuke and Churchill 246)。开采铀矿项目使得美国政府和矿业公司获利颇丰,相形之下,赛博丽塔地区的采矿作业却导致当地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水土的流失造成洪灾泛滥、土地贫瘠化相当严重。“1943 早春,铀矿被泛滥的地下水湮没……当年夏天,铀矿再次进水,这次白人没有运来水泵或者压缩机。因为他们已经拿到了所需的东,就关闭了铀矿。可是铁丝网和警卫却一直保留到 1945 年的 8 月。那时,他们的铀有了新的来源,这早已不再是秘密。灰色大货车把机器拖走了”(Ceremony 243—44)。矿井关闭后,矿业公司对没有恢复的土地弃之不管。项目废止后留给当地人的是突兀峥嵘的“铁丝网”、落寞冷清的“看门人的小屋”、“满目疮痍的土地”和“最后一只死去的瘦骨嶙峋的牛”(Ceremony 244),他们在孤寂衰败中诉说着历史与过往。

在《典仪》中,铁丝网是现代文明的隐喻:一方面它代表了美国人征服西部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作为阻断或隔离的标志(二战期间日本集中营就是很好的例子)它是战争暴力的象征。在《伟大的战争和现代记忆》一文中,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把铁丝网描绘成一个强有力的战争意象,并以讽刺的口吻讲述了其演变的历程,即从农牧业的良性工具,发展成一战期间用于构筑战壕的致命武器(42, 96)。然而,在核殖民的历史语境下,铁丝网是核殖民曾经存在的不可辩驳的见证。虽然政府用铁丝网将铀矿层层包围旨在让人们远离危险,但是铀矿带来的危害和影响,岂是铁丝网能围住的。

铀矿石原本是大自然巧斧神工的杰作,可是一旦落入核武器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手中,就变成了扼杀生命的利器。在矿井的入口处,塔尤发现了缀满黄色铀矿条纹的灰色岩石,“灰岩布满了粉状的黄色铀矿条纹,如花粉一样明亮而有生气;烟黑色的纹理与黄色条纹相得益彰,那是山脉和河流在岩石上留下的痕迹。人类将这些来自于地球深处的美丽岩石用于魔鬼计划,实现了只有在想象中才存在的大规模的毁灭(Ceremony 246)。这些有着黑黄交织纹理的铀矿石不再是天然的物质存在,它在科技的作用下变成了具有毁灭整个人类潜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西方自启蒙以来的文化记忆中,科技能够改变世界、掌控自然,有时甚至不惜以牺牲整个人类的利益为代价。“人类的科技破坏了矿物的天然属性使之变成‘非自然’的物质”(Carson 17)。被核工业污染了的美国西南地区和被原子弹摧毁了的广岛和长崎只不过是地球的一隅,可是在当今世界中原子弹给世界带来的威胁却远远不止于此。

毋庸置疑,核武器,无论是生产还是引爆都无法避免地危害当地人的生活和健康。虽然制造核武器、测试核武器和处理核废物的恶性影响依旧存在,但是美国西南部的土著居民还会像广岛和长崎的人民一样继续顽强地生存下去,因为土著人坚信“虽然人类破坏了赖以生存的家园;但是大地母亲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管人类将来变得怎样,地球仍会开满紫色的风信子和白色的曼陀罗花”(Sacred Water 9)。诚然,核武器主义和军国主义是破坏性力量的源泉。西尔科坚信,即使人类最终摧毁了自己,可是大地母亲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将会亘古永存,在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中,它向前发展和演变脚步永不会停息。在小说的结尾处,通过现代化的杂糅的部落仪式,塔尤开始领悟到,这种破坏性力量在世界上无处不在,只有在人类与环境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才能抵御这种邪恶力量的侵蚀。

三、冷战的终结话语和归家的两难境地

二战结束后,归家的印第安退伍军人见证了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实施“冷战驱动终止政策”(又称“终止政策”)和“重新安置计划”新时期的开始。美国政府1953年开始实施的“终止政策”和“重新安置计划”取代了1934年以“印第安人重组法”为代表的印第安新政。联邦政府“试图取缔保留地的原有体制,从而重新定位印第安人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地位”,并“强制实行种族融合”(Rosier 1301)。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联邦政府企图把保留地上贫困的印第安人安置到城市里,借以拆散他们同部落的联系,使其逐渐成为普通的城市居民,以达到全面同化印第安人的目的。

苏联把印第安人保留地和纳粹集中营进行比较,指出两者的相似性,意图揭露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虐待。有趣的是,美国联邦官员竟然认同苏联把印第安保留地看成“集中营”的表述,因而使得“美国印第安人的问题以相当讽刺的方式成为冷战和军备竞赛所关注的一个热点”(Rosier 1301)。作为冷战话语的一部分,终结话语公开宣称的目标是“解放”世界各国被奴役的人民。不止如此,终结话语的目标还包括“解放被限制在‘集中营’的印第安人”(1301)。事与愿违,美国印第安退伍军人发现,当他们从战场上归来,他们曾经对荣耀和平等的美好设想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战后的终结政策使得他们与战前相比失去了更多的土地和原本属于他们的家园。

除此之外,美国印第安人在二战中为国家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可是战后的终结政策使他们陷入归家的两难境地,遭遇普遍性身份危机。印第安人退伍军人的归家历程充满了痛苦和心酸。他们无法回到战前的生活,更无法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在战前,他们一度被主流社会

边缘化;在战争中,为了鼓励印第安人舍生取义、博弈拼杀,主流社会给予了印第安人期盼已久的美国身份,让他们真切感受了自由与平等的美好。然而当他们从战场上归来,却再次沦落为边缘人。印第安退伍军人曾获得了平等,又失去了平等;曾离开了边缘,又回到了边缘。他们被困在“尴尬的中间地带”,难以在美国主流社会中找到归属感,又无法延续战前的生活模式。塔尤和他的拉古纳战友们突然意识到,战后他们遭到了美国堂而皇之的遗弃,就像在战前那样,他们“又被当成了不被需要的美国人”(Ganser 154)。反而,他们的归家被看成二战后白人亟待解决的“印第安问题”;报刊报纸、电视电影大肆渲染印第安退伍军人引发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中,“疯狂、内疚、吸毒、有暴力倾向、异化而痛苦的”退伍军人的负面形象在公众心里日益根深蒂固(Searle 148)。国家研究委员会(NRC)在《退伍军人的心理》的调查中指出,即使二战的退伍军人九死一生回到了祖国,对许多人来说,战争并没有结束;他们回到家乡后,将面临新的战斗:他们不得不投入到“反抗疾病、贫穷、文盲、不宽容,不公正的战争……”(9—10)

二战的退伍老兵企图用酗酒狂欢来对抗美国政府的终结话语。退伍老兵哈利(Harley),艾莫(Emo),和勒罗伊(Leroy)整天坐在迪克西酒馆里,花着用“威克岛留在他颈部的弹片或硫磺岛赐予的炮弹震荡症”换来的残疾人专用券(Ceremony 42—43),在纸醉金迷中发泄着他们对战后美国主流社会的失望和愤怒。如果说酗酒狂欢是再次沦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印第安退伍军人应对终结政策的防御手段,那么暴力杀戮则是他们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正面交锋。二战的退伍军人在家乡生活困顿,人格扭曲,原本完整平衡的人格被巨大的心理落差扯得支离破碎。战争烙在他们心里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把他们折磨得体无完肤。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个症状就是受害者有无法抑制的攻击和杀死别人的冲动。他们无法停止战时养成的杀戮习惯,虚妄地用同伴的鲜血作为自我生存的见证:

他们发现哈利和勒鲁瓦躺在帕瓦蒂山路下面的大圆石旁边。在他们的周围一辆旧的GMC小卡车被撞得粉碎,像退伍军人办公室为他们购买的闪亮的金属棺材一样。他们这样死去和在威克岛及硫磺岛没什么不同:尸体被肢解得面目全非,棺材被密封了。在葬礼的清晨,来自阿尔伯克基的葬礼仪仗队发射礼炮;棺木被两面国旗盖得严严实实,村里人在这聚集好像只为了埋葬他们的国旗。(Ceremony 258—59)

直到20世纪70年代,暴力在拉古纳部落有增无减。西尔科在她的散文集《黄女人和精神之美》中描述了印第安保留地的“自杀俱乐部”引诱很多青少年纷纷自杀身亡,这种“无动机的谋杀在印第安成年人中也很普遍”(Yellow Woman 131)。印第安人不堪承受强权的重压,他们用自杀的疯狂对抗理性的现实。美国政府剥夺印第安保留地的终结政策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欧美殖民主义的延续。正如苏珊·德·拉米雷斯(Susan Berry Brill de Ramirez)指出,“欧美的种族灭绝、弑神、破坏保留地以及贬低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和信仰”(104)给印第安人带来的伤害罄竹难书。印第安人保留地的采铀热潮早已过去,奇怪的疾病和金钱崇拜依然存在,生活支离破碎、难以为继,失业率在百分之五十上下浮动,人们陷入空虚与绝望。

西尔科用凝重深邃的现实主义笔触悉数二战后冷战初期,战争创伤、核殖民和冷战终结话语对美国印第安人的戕害,呈现了印第安退伍老兵在归家之时所面临的战争创伤难以愈合、家乡环境污染和个人精神幻灭的艰难境遇。塔尤的战友艾莫等人用酗酒狂欢和暴力杀戮完成了

他们对战后美国社会的致命报复,而塔尤选择了自律克己、张扬印第安文化传统来抗拒美国冷战终结政策的文化同一性的侵蚀,从而在精神顿悟中完成民族身份的自我重塑。西尔科笔下的塔尤就是一个“类似于冷战初期反抗终结话语的活动家”(Coltelli 148)。然而,西尔科的这种顿悟早已超越了单一事件的维度,在充满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的字里行间展现了她对当今世界核暴力威胁下的人类生存状况的忧思。西尔科以笔为剑,警醒世人,不要忘记美国在马绍尔群岛进行的 67 次核试验使这个风景秀丽的热带天堂变成核辐射的人间地狱;不要忘记人类在和平利用核能的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核泄漏,放射性污染面积日趋扩大,附近居民被迫集体迁移;更不要忘记投放在伊拉克土地上的 2000 吨贫铀弹使这个原本富足而平静的国度怪病迭出不穷、婴儿出生缺陷率急剧攀升,从而人丁凋敝、人心离散。西尔科寄予其反冷战叙事之中的独特生态关怀和人文关怀是她对美国冷战思想的最大颠覆。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Allen, Paula Gunn. *The Sacred Hoop: Recovering the Feminine in American Indian Tradition*. Boston: Beacon, 1986.
- Arnold, Ellen L. "An Ear for the Story, an Eye for the Pattern: Rereading *Ceremony*." *Modern Fiction Studies* 45.1 (1999): 69-92.
- Becker, David. "The Deficiency of the Concep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When Dealing with Victims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Beyond Trauma: Cultural and Societal Dynamics*. Ed. Rolf Kleber, Charles Figley, and Berthold Gersons.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5. 99-110.
- Brill de Ramirez, Susan Berry. *Contemporary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 the Oral Tradition*. Tucson: U of Arizona P, 1999.
- Buell, Lawrence.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Belknap of Harvard UP, 1995.
- Carson, Rachel. *Silent Spring*. New York: Mariner, 2002.
- Coltelli, Laura. "Leslie Marmon Silko." Interview. *Winged Words: American Indian Writers Speak*.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1990. 137-53.
- Cutchins, Dennis. "'So That the Nations May Become Genuine Indian': Nativism and Leslie Marmon Silko's *Ceremony*."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22.4 (1999): 77-89.
- Fussell, Pau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London: Oxford UP, 1975.
- Ganser, Alexandra. "Violence, Trauma, and Cultural Memory in Leslie Silko's *Ceremony*." *Atenea* 24.1 (2004): 145-59.
- Guo, Ying and Wang Jianping.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Native Cultural Identity: Leslie Marmon Silko's *Ceremony*." *Journa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 (2007): 86-89.
- [郭颖、王建平:《莱斯利·西尔科的〈典礼〉[礼仪]与美国印第安文化身份重构》,《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86-89页。]
- Herken, Gregg. *The Winning Weapon: The Atomic Bomb in the Cold War 1945-1950*. New York: Knopf, 1980.
- Herman, Judith.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 Jacobs, Connie A. "A Toxic Legacy: Stories of Jackpile Mine." *American Indian Culture and Research Journal* 28.1 (2004): 41-52.
- Kang, Wenkai. "Native American Femininity in Silko's Works."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06): 84-89.
- [康文凯:《西尔科作品中的美国土著女性特征》,《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4期,第84-89页。]

- LaDuke, Winona, and Ward Churchill. "Native North Americ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adioactive Colonialism." *The State of Native America: Genocide, Colonization, and Resistance*. Ed. M. Annette Jaimes. Boston: South End P, 1992.241-66.
- Matthiessen, Peter. *In the Spirit of Crazy Horse*. New York: Penguin, 1992.
-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Psychology for the Returning Serviceman*. Ed. Irvin L. Child and Marjorie Van De Water. Washington and New York: Infantry Journal, Penguin, 1945.
- Nelson, Robert M. *Place and Vision: The Function of Landscape in Native American Fic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1993.
- Qin, Sujue. "The Geviert of Sky, Earth, Gods and Mortals: The Ecological Holism in *Ceremony*." *Foreign Literatures* 3 (2013):112-19.
- [秦苏珏:《天、地、神、人的四元合一——论〈仪式〉[典仪]中的生态整体观》,《国外文学》2013年第3期,第112-19页。]
- Rosier, Paul C. "'They Are Ancestral Homelands': Race, Place, and Politics in Cold ar Native America, 1945-1961."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March 2006):1300-26.
- Ruppert, James. *Mediation in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n Fiction*. Norman: U of Oklahoma P, 1995.
- Searle, William J. "Walking Wounded: Vietnam War Novels of Return." *Search and Clear: Critical Responses to Selected Literature and Films of the Vietnam War*. Ed. William J. Searle. Bowling Green, OH: Bowling Green State U Popular P, 1988.147-59.
- Seyersted, Per. *Leslie Marmon Silko*. Boise, Idaho: Boise State UP, 1980.
- Silko, Leslie Marmon. *Ceremony*. New York: Viking, 1977.
- . *Sacred Water*. Tucson: Flood Plain Press, 1974.
- . *Yellow Women and A Beauty of the Spirit: Essays on Native American Life Toda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 Stein, Rachel. "Contested Ground: Nature, Narrative, and Native American Identity in Leslie Marmon Silko's *Ceremony*." *Leslie Marmon Silko's Ceremony: A Casebook*. Ed. Allan Chavkin. Oxford: Oxford UP, 2002. 193-211.
- Van der Kolk, Bessel A., and Onno Van der Hart. "The Intrusive Past: The Flexibility of Memory and the Engraving of Trauma." *Trauma: Exploration in Memory*. Ed. Cathy Carut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96. 158-82.
- Weaver, Jace. *That the People Might Live: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s and Native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P, 1997.
- Zhang, Huirong. "Separatism and Holism: Psychological Trauma Healing in *Ceremony*." *Foreign Literatures* 2 (2011):145-51.
- [张慧荣:《分裂观与整体观——〈典仪〉中的精神创伤治疗》,《国外文学》2011年第2期,第145-51页。]

(责任编辑:丁冬)